

# 紫熙的舅舅

□南京 王振羽

紫熙是一书家,字写得特别,耐看,他在—所高校供职,特别爱听各种讲座、参与各种文化雅集。某次,夜晚,蔡登山先生有一新书出版,在五台山一家地下车库改造而成的书店里搞活动,我在此认识了紫熙。他与我走出书店之时,天下小雨,两人不以为意,结伴同行,散漫聊天,他说起自己的舅舅。

紫熙的外公是一金融家,一度就在中山东路108号上班。日寇入侵,天下大乱,紫熙的外公去了重庆,紫熙的舅舅大致就在雾都出生。日本投降,还都南京。紫熙外公一家顺江而下,重返石城。紫熙的舅舅上中学读书,就在南师附中,时在1950年,他与钱理群同班。

几年后,参加高考。钱理群考入北大,紫熙的舅舅则到了上海交大读物理专业。大学毕业,紫熙的舅舅去了大西北天山脚下的一家矿山。他踏实勤勉,事事争先。凭借一技之长,他心无旁骛,精心琢磨,改进工艺,取得不少创新,赢得大家的尊重与认可。他本就体弱,自江南来到塞外,水土不服,经常发烧感冒,咳嗽不止,而矿山作业,或下井,或露天,粉尘弥漫,条件艰苦,缺乏防护,当时的环境,防护意识也很落后,紫

熙的舅舅就此患上了尘肺病。这一职业病,顽固难缠,令人极为痛苦。紫熙的舅舅在工作之余,因单身一人,并无多少家务拖累,不少工友的子弟找他补课。他所辅导过的学生,功课大多突飞猛进,令人讶异,紫熙的舅舅也因此而声名鹊起,轰动一时。矿山的领导说,既然如此,他不要下井了,让他到职工子弟学校去教书吧。

紫熙的舅舅到了学校,体力上的透支减少了,环境也好多了。他非常珍惜感恩,在教学上不断琢磨、精益求精。恢复高考,改革开放,紫熙的舅舅如同枯木逢春一般,更为严谨细致孜孜以求,他也很快承担了一些责任,成为学校领导,也是闻名边疆的中学名师。

紫熙的舅舅共有兄妹四人,他是家中长子、唯一男孩,家里人自然希望他调回江南。紫熙的舅舅乘假期到南京,找了一些人,托了一些关系。待调动之事有了一些眉目,紫熙的舅舅回到天山脚下的校园,学生们都围拢过来,依依难舍,哀伤不已。紫熙的舅舅见此情景,最终决定,不回去了,就在这里扎根下来栽桃植李吧。紫熙舅舅决定不走的消息传出,校园里还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呢。紫熙告

诉我,不大流泪的舅舅,流泪了。

到了世纪之交,紫熙的舅舅要退休了。学校极力挽留,又返聘他几年,紫熙的舅舅还如没有退休时一样一丝不苟倾心教学,到了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,才告别三尺讲台。告别学校之日,校方弄了一个简朴庄重的仪式,充分肯定紫熙的舅舅为学校做出的贡献,紫熙的舅舅坐在轮椅上,捧着鲜花,喘着气,激动得说不出话来,唯有默默地流泪。

大致到了2011年,紫熙的舅舅生活已经难以自理,医院也发了病危通知书,而他的退休金雇请护工有点勉为其难。他的小妹妹自南京西行,照顾哥哥,兄妹相守,偶尔会谈起一生过往,会说起严歌苓的小说《陆犯焉识》,会说起南京的秦淮河、南师附中校园附近的鸭血汤。

紫熙的舅舅曾写信给老同学钱理群说,自己的外甥喜欢读书,爱看你的文章。钱理群很快就给紫熙寄了一些书来。今天一大早,紫熙告诉我,他妈妈来电话说,他的舅舅昨日去世了。紫熙舅舅的小妹,就是紫熙的妈妈。如今,送走了哥哥,紫熙十余载没有见面的妈妈也要从新疆回来了。

紫熙的舅舅,名讳王宇纶。

## 纸飞机里的爱

□福建厦门 黄顺

小时候,我做了一件错事,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,每回见到姑姑,我都故意躲着她。

事情是这样的:那时我目不识丁,见桌上有个写满了字的本子,以为无用,于是动心起念间,便把姑姑辛苦手写了整个暑假的教案全撕了。那册教案是唯一的原件,没有副本,据说还是新学期用来评职称的重要材料。等姑姑午睡时发现阳台上的我时,那些材料已经差不多都变成了纸飞机,它们惨白的机身上印着工整的笔墨,随风飞翔在五楼阳台的广阔天空上,或是以不规则的降落姿势滑进楼下的池塘里……

那一刻,爷爷奶奶大惊失色,父亲和母亲则诚惶诚恐地望着姑姑,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。谁知姑姑不但没有责备我,还一边说着没事一边夸我手工好,只字不提需要重新挑灯补材料的难。

虽然姑姑什么也没说,我却羞愧了。上了小学,在学校远远望见她,我总会下意识地赶紧躲开,就像躲避漫天的纸飞机一样。

那时我刚念一年级,姑姑在中年级当班主任。中年级的孩子常有种“比不上不足比下很有余”的优越感。有一天课间,我听到教室外有人喊我,声音温温柔柔,一下一下叩响窗户:“妹呀,妹呀。”是姑姑的声音。我茫然抬头,便看见她正用夸张的手势向我招手,示意我出去,动作诙谐得就像家里柜台上摆着的那只招财猫一样。

那天,姑姑牵着我的手,先是走进了高年级——那里也有她的学生。姑姑笑眯眯地同她的学生们打招呼,学生们第一次见老师家的小孩,纷纷围着我七嘴八舌。我的脸蛋被那些姐姐轻轻地揉来又揉去。耳朵里听得最多的话就是:“老师您侄女真可爱!”姑姑一个劲儿地点头:“是吧是吧,这可是我们家的小公主……”那一刻,我幸福得快要晕了,晕在了哥哥姐姐们的热情里。后来,我们又一起参观了中年级。看来,姑姑是要将我从突然换了一个陌生环境的惶惑不安中解脱出来啊。这样一来,大家都知道我是姑姑家的小孩了,从此无论是在学校的走

廊还是操场,甚至是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,我都不再害怕“恶作剧”了。

一直以来,因为纸飞机的事,我都觉得和姑姑好像离得很远,可是现在,我忽然发现她其实早就踏过了那些纸飞机,悄悄地向我靠近,近到成为第一个听见我心中呐喊的亲人。是啊,她可不就是我最亲的家人吗!

姑姑送我回去上课时,将一只纸飞机轻轻地放在我手上,说:“这是我从教案本上撕下来的,你可以把它放出去。”说完,她调皮地对我眨眨眼。

那天,我们一起在走廊上放飞了那架横亘在我心中许久的纸飞机。它轻如蝉翼的身子在风中颤颤巍巍。我紧张地抓着姑姑的手,她拍了拍我的肩膀,一下、两下。于是,那架飞机终于很争气地打着旋儿,飞向远方。

直到现在,在我的藏宝箱里还有一架纸飞机。已经发黄的薄纸片,无论搬过多少次家,去过多少个异乡,总会被我小心地地带在身边,就像姑姑对我的爱,总是那么轻盈,不显山不显水,却又一直都在。

## 压书石鱼

□河南辉县 刘天文

回到乡下老家,习惯村西河边漫步。河床清瘦平缓,宽窄不一,收放自如,依着山势走向蜿蜒山脚之下。青色河卵石卧于河底,白色、紫色的石子点缀其中,静穆,安详。此河名曰“淇河”,便是《诗经》中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”“淇水悠悠,桧楫松舟”多次描述到的存在。

我在河边散步,几只野鸭在河里散步,一样悠然,一样闲适。童心忽起,便与野鸭嬉戏了一番。我大喝一声,野鸭受惊,倏忽潜入水底,片刻又在不远处露出水面。我再次吆喝,野鸭再次潜水,如此反复几番。许是鸭子累了,或是不屑于这种幼稚的游戏,数次后对于我的恐吓置之不理,我被鸭子鄙视了。弯腰捡起脚边的石头想投掷野鸭,忽觉石头润滑细腻,便瞥了一眼,便怦然心动,为之钟情。

石头扁平,椭圆形,中心厚约两公分,边缘略薄,一掌可握。黑色的底面,中间几缕白色絮状线条缠绕,如云栖山腰。偶有几粒晶状闪光斑点不规则分布,如夜幕中悬挂的星星。从侧面一端看,上方

有两处明显的凹陷小坑并列,下方一个凹陷略大,像极了有眼有嘴巴的比目鱼。那一段时间,正读一本大部头小说,请它回家之后,物尽其用,做了一块压书石。宋人邵清甫写过一首《压书石鱼》,诗云“凿石镌成一对鱼,风流未数玉螭螭。化时换上腰金袋,记取灯窗压尽书。”而我的压书石鱼则是自然之手雕饰而成,独一无二,冥冥中有缘分加持,要比人工雕刻的寓意深刻。

读书时,石鱼压住书页,至少可以腾出一只手,执笔写写划划,或者端杯品茗。读累了,摩挲把玩石鱼,清凉渗透肌肤,不由精神一振。或者闭上眼,感触石鱼上的纹路,似乎触摸到历史的脉络,剥落出人间烟火风云。石鱼置于案上,如老友在侧,互相陪伴,闲度光阴。石鱼与书是相得益彰的,都有着厚重沉稳的底蕴。石鱼出身淇河,千百年来沾染沉淀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咏叹,承载了光阴刻录的讯息。石鱼与书本相伴,一个生硬如壮汉,一个谦恭如长者,但毫不违和,于无声处共振共鸣。

明人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有言:“石令人古”。“古”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,而是文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怀和因此营造出的恬淡、沉静、丰沛的状态氛围。人令石润,石鱼经过长时间的摩挲,表面会形成温滑的包浆,手的温度似乎浸入它的肌骨,硬朗中隐显谦卑。如此,石鱼与人互相成就,互为良友。

友人见此石鱼,推荐一位在石头上作画的画师,建议请那位画师于石鱼上作一副山水画,搁置书房,可增添高雅、博远兴味。我断然拒绝。石鱼本身来自山间,修炼于河底,蕴含了山的旷达、水的亮澈,由内而外就是一幅立体画,哪需笔墨油彩涂抹,掩盖本真,实在是多此一举,暴殄天物。

也有人把压书石称为“镇纸”,“镇”字好呀,可以使之安定、稳固。镇纸可以压住书页,不至于翻乱,而书中汲取到的知识,也可以压住心中的贪念、嗔恚、愚痴、狂妄诸多情绪。石可镇书,书可镇心,如此说来,还是压书石略胜一筹。如我的石鱼!

## 虫鸣勾勒的河流

□泰州 王太生

一条河,流向是奔南北,还是走东西?秋天夜晚的虫鸣,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河流的走向和流势。

成千上万、数不清的小虫子,在一条大河两岸草丛土缝间激越欢鸣,虫鸣的声音越浩大,微闭着眼睛,河流的走向在你心中越发明晰。

即便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在夜晚贸然进入,对周围环境莫辨东西,但此时只要你倾耳谛听,河流的走向还是能够判断和察识的。

一条河与虫鸣,关系是这样的:两岸芳草缤纷,小虫子们躲藏其间,那是它们快乐的逍遥天地、美妙家园,而河流将两岸虫鸣声隔开,隔开一段距离,这样河流的走向就清晰了,特别是在河流拐弯的地方,虫鸣声划一个大大的、弯弯的饱满圆弧,虫鸣声是那样饱满,河岸亦是那样饱满。

可以用秋天小虫子的长歌短吟来想象、揣度一条河的宽度,因为此岸虫鸣与彼岸虫鸣是两个测量点,这样,岸与岸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了。

我现在就住在一条大河的旁边,可谓临水而居。秋天的夜晚,常站在阳台上,看眼皮底下的河流,虫鸣声在有的地方稠密,有的地方稀疏,它们只在两岸震颤空气,而河之心,只有月影和偶尔跃起的惊鱼的泼刺。所以说,对河流宽度的耳朵测量,虫鸣密集处,河岸狭窄;虫鸣稀疏、寂寥处,则水域开阔。

一条熟悉的河流可以这样,陌生的河流同样如此。少年时,在乡下,晨起赶路,沿着一条河流大堤走,人淹在虫鸣声中,走到一段,忽然虫鸣声一下子没有了,原来走到一处断头,拐个弯,过一座小板桥,再折上大堤,虫鸣声又续上了,接踵而至。

对于虫鸣与河流走向、宽度之间的关系,我曾站在家乡两条河流旁做过近距离观察,一条是南北走向、流向长江的河流。一条是东西走向、流向另一座城市的河流,水岸虫鸣声,分别勾勒出两条河流的走势,风生水起。流向长江的那条河流,水面开阔,水流急促,闻得虫鸣稀,它一路往南流淌,两岸断断续续的虫鸣,勾勒出它的延伸,波影在远处,消失在灯影朦胧里;而通往另一座城市的河,是条古河,古老的运盐河,两岸绿树茂密,虫鸣声浩大,河流的跨度并不是那么宽,一河清波倒影在虫鸣簇拥下缓缓而去。

清秋薄暮,在河之心,有个人撑一条小船,去往河流深处捞水草。那个人手执一支竹篙,犹如指挥棒,在指挥着河流两岸嘈嘈切切的虫鸣吟唱。

我在春天跟几个人,去察看一座古村庄台后的三汉河,那块古遗址上,河流在此分三汉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流淌。秋天的夜晚,三汉河的月色一定很美,两岸的虫鸣,高高低低地响起,如夜雾升腾浮起在水涓草岸,如果将虫鸣声连缀起来,可以描摹出三条支流温柔的流淌轨迹。

我所在的城市,老城北门外有古镇,镇之周边,有一块块浮于水面上的塔田。塔田之上凝绿吐翠,水意盈盈,四面环水,长着菜蔬和瓜果,天气新凉,塔田上虫鸣阵阵,勾勒出塔田与河流缠绕,近乎方正的流线……

当然,如果我们驻足在一些拥有历史与文化的河流旁,那些虫鸣声,一样可以领略它的流向和走势。

想起那年秋天在绍兴,我曾骑着单车沿河行走,水面上,一条小小的乌篷船在弯弯的河流上漂移,那些历史和文化的过往虫鸣,一样勾勒出江南河流的走势。

在皖南,李白泛过舟的秋浦河上,我于诗仙背影消失的一千多年之后,再次泛舟这清澈溪流之上,闻听的是两岸山林草丛中浮起的“淅淅”虫鸣声,把这条山间溪流勾勒得很窄、很细,细到能听见某只纺织娘躲在一片秋叶下窸窣弹唱。

虫鸣声越响亮,说明这条河不宽,甚至很窄、很细,响亮的虫鸣声,把中间水的流淌声都淹没掉了,两岸虫鸣汇成一股,汇在一起,河流的宽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如雨声震颤草叶的虫鸣,在秋天的河之两岸,是可以映衬的,并勾勒出一条河流的走势,还有那些沉淀的历史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6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